

南洋姐

付昆玲／著

NANYANGJIE



人民出版社

南洋姐

付昆玲 /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南洋姐/付昆玲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-7-227-03620-3

I. 南… II. 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63206 号

南洋姐

付昆玲 著

责任编辑 李媛媛
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
网 址 www.nxcbn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开 本 710mm×960mm 1/16
印 张 10
字 数 65 千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3620-3
定 价 1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	难忘的黄土地	(1)
第二章	魂归故里	(7)
第三章	零从这起步	(33)
第四章	春雨绵绵有雷声	(65)
第五章	树静风不止	(81)
第六章	悲喜如云都在飞	(113)
第七章	风是风雨是雨	(151)

第一章

难忘的黄土地

南洋姐和张成新回到的故乡是刚解放不久的崂山县。那是个初冬，虽有阳光但人却觉得不很温暖。寒风掠过黄土路，车马行驶顿时卷起像浓雾一样的尘土，路两旁站立的许多树木，像被恶魔剥去衣服的少女赤条条的。南洋姐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景象，一切都是惊奇，一切都是古怪。南洋的气候不是这样的，那里一年四季不曾记得穿长袖衣服，不曾有掉光叶子的活树，不曾有干裂的黄土卷起迷眼的尘雾。南洋姐用手帕捂住嘴脸，还是能吸入一股股比香烟难闻的土味，使人感到不适，这就是山东，这就是崂山，这就是张成新说的老家。叫人总感觉有一种不祥的预兆。

许多年了，张成新不曾回过老家，这次回来应该是衣锦还乡。张成新和南洋姐穿的这身具有南洋风味的服饰还是临回来时赶制的，一个是长袍马褂，礼帽拐杖，圆口面包鞋，另一个则是丝绸薄袄，宽腿瘦腕裤，脚穿绣花鞋，手里还提着个小牛皮皮箱。相比之下与之擦肩而过的行人却个个都是蓝或黄布衫加补丁，没有其他变换的色彩。他俩看着路人新鲜，路人也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们，使他俩不敢同

路人对视。这也难怪，他俩怎会明白当时的国情，怎会明白土豪劣绅恶霸的含义，怎会明白什么是国人的解放，怎会明白封建四旧即将破除。

南洋姐漂亮秀气，天生的气质和后添的亮丽使她更加自信，她感觉到路人不友好眼神是出于嫉妒。这里的男人都五大三粗看上去挺横，女人该细的地方不细，该耸的地方不耸，一脸的灰不溜秋，实在没有可同南洋相比的地方。南洋姐强忍着，因为这是张成新的故乡。

此时，一挂大车驶来，拉车的不是马是驴，赶车的人扬鞭“啪”的一声，算是给路人一个提醒，驴来了。南洋姐站到了路边，张成新赶忙举手叫停了大车。

“兄弟，去东北庄大队吗？”张成新问。

“是啊，你们要去队里？”赶车的小伙子挺纳闷。

“我们回家。”张成新高兴地说。

“回家？上来吧。”赶车的小伙子说着，用疑虑的目光看了看这两个人。

张成新上了车还没有坐稳就忙掏出了一枚银元递给赶车的小伙子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小伙子问。

“银元。”张成新答到。

“我们这儿不兴这个。”



■ ■ ■ 南 洋 姐 ■ ■ ■

南洋姐与张成新对望，同是一脸的吃惊。

“去队里找谁？”赶车的小伙子好奇地问。

“张成刚，他是我弟弟。”

赶车的小伙子一愣，继而一惊，手一拽缰绳，驴头一偏走歪了，车轱辘正好骑上了一块石头，差点将车上的人抛出。赶车的小伙子慌忙摆正了驴头。

“你认识我弟弟？”张成新问到。

赶车的小伙子连头都没有回，应了一声。

“我弟弟他还好吗？”

赶车的小伙子像是什么也没听见专心地吆喝着驴。

“给你说你也肯定不知道，我离开东北庄已经有二十多年了”。

赶车的还是左一下右一下地用鞭子敲着驴屁股。

“我十几岁就被日本人抓走了。”

赶车的小伙子像是十分认真地吆喝着驴，什么也听不见。驴真乖，一路小跑，车一路小颠，风一路小吹，土一路小扬。

张成新咳嗽了几声，双手捂住了嘴，看了一眼早已被颠的蹲在驴车上的南洋姐，沉静了。

驴不知疲不知累，拐了两个弯开始爬坡。

风是从坡上向下刮的。路两旁的小树都向驴车弯着腰点着头，仿佛一排排恭敬迎客的侍女。抬头



望向天空，天湛蓝湛蓝的像大海一样。坡的尽头像一条长长的海岸线。驴车正一步一步使向大海。海滩上的沙是绵的，此时驴车就像在海滩上行驶不颠了，只是轻微地左右摇摆，像儿时的摇篮。

驴跑不动了，迈起了四方步。驴的主人肯定是心疼驴了，跳下车牵着驴。

忽然，张成新像是发现了新大陆，欢快地拍着南洋姐的肩惊叫了起来“炮楼！快看，那就是俺常给你说的碉堡，跟电影上的一样吧。这个高的当时是当官的和大队人马住的，下面还有四个小的地堡，是守卫这个碉堡的人住的。它们全是日本人抓我们去修的。这么多年还是当年的样子，真他娘的结实。看到上面的方孔了吗？那都是枪眼。想当年上面架着机枪，挂着日本旗，谁都不敢反抗。”

越说越激动，张成新竟不知道什么时候将南洋姐拉倒了，躺靠在自己身上。张成新开始咳嗽，不停的咳嗽。

南洋姐用手轻拍着张成新的后背。

上坡时驴挺累，步子走的方方正正。仔细听都能听到驴喘粗气的声音。

驴车终于爬到了坡顶，离高高的碉堡也就百十米。

“我要没记错，这就是北山坡。”张成新自言自语。

向下看，大片的土地呈现在眼前。收获完的土

地有待整理。许多人在地里忙碌着。

下坡时的驴车，速度明显地快了。

远远地有一道高墙呈现出来，上面还拉着电网。高墙的两端也竖起两座跟碉堡一样的炮楼，还架着探照灯。

“那是东北庄吗？”张成新问赶车的小伙子。

“不是，是生建机械厂。”赶车的小伙子答道。

“这个地方建厂了？那些小地堡呢？”张成新又问。

“生建机械厂的墙角就建在地堡上。”

“为什么厂子的墙角建在地堡上？”

“生建机械厂是个劳改队。”

“劳改队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劳改队就是监狱。”

“东北庄变成监狱了？”

“没有，东北庄被监狱隔成东庄和西庄了。”

一问一答。驴车离监狱越来越近。突然，一队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从高墙边走了过来。

“咱庄现在最安全，白天和晚上都有解放军巡逻。”赶车的小伙子说。

看到解放军，张成新有些兴奋。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整齐的解放军军队。他刚想要说什么，却又不不停地咳嗽起来。

第二章

魂归故里



1

东北庄的东庄前面有一条宽阔的河，名叫李村河。

就是这条河养育着这里居住的人们。夏季雨水丰富的时候，河水能淹没人，河里的小鱼小虾是这里人喜欢下河的原因之一。冬季里河水少了，宽阔的河床像金子般的铺满了沙。

河离庄子最近的地方有一个水坝，庄里人习惯叫它大坝，其实不大，是用石头垒成的，就是这个大坝保护着庄子的安全。大坝的正对面是庄子里唯一的一套大宅院。黑漆的大门是两扇的，大门的两端分别坐着一只看上去不太凶狠的石狮子。院墙内整齐地排列着高大的梧桐树，此时，树虽然掉光了叶子，枝干却依然耸立。树的高处清晰可见几个大大的喜鹊窝。

张成新已感觉出这个宅院就是弟弟告诉他早已为他买下的家。

南洋姐怯怯地搀扶着张成新，谢过了赶驴车的



小伙子，她感觉到了小伙子那火辣辣的眼神。她懂得男人，懂得男人任何时候目光的含义，都是中国人不管生活在哪里其欲望的眼神都是相同的。她不敢多看更不敢多想，因为这是一片陌生的土地，遇见的全是陌生的人。人有欲望是好的，可它的含义却是大不相同的。这里是张成新的故乡，不是南洋姐的，所以，到了这个地方，一切都要听张成新的。

大坝的两边是长长的河堤，河堤上种有许多小树。张成新和南洋姐看到有许多人在河堤上忙碌着不知在干啥，于是就凑了过去。突然，有人狂叫起来，“出水了！”不错，确实是出水了，水是从一个小铁管里一股一股涌出来的，只见水管的后面有一个人站在一块大方石上，上下不停地舞动着一根铁棍。

“他们在干什么？”南洋姐问。

“是在打水井吧。”张成新不敢肯定地说。

东北庄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喝着李村河的水长大的。河水经过沙子三遍过滤就可饮用了。

张成新清楚地记着小时候在河里提水的事，先在河床上挖一个坑，水是混的。再在坑的下游不远



的地方挖一个坑，让上个坑的水渗入这个坑里，水就会变清很多。再在这个坑下游不远的地方挖第三个坑，不一会儿水就清澈了。用瓢轻轻舀入水桶，就可以挑回家吃了。

张成新想到这里，看到有许多村民提着水桶争先恐后地涌向出水的小铁管，欢欢喜喜比过年还热闹。

那个一直不停上下压着手柄的汉子，此时穿的汗衫已是满头大汗。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跳上石台，同那汉子一起抓住手柄，上下跳动起来。汉子朝他一笑：“怎么，你也想试试？”男孩点点头。汉子一松手，手柄立刻将男孩挑了起来，男孩并没有害怕，用全身的力量将手柄压了下去。跳起来压下去，跳起来压下去，活生生的煞是好看。

“队长，咱这井是不是该叫蹦蹦井呀？”一个社员开玩笑地说。

“蹦蹦井？大家觉着怎么样？”

“好。”许多人异口同声。

“那就叫它蹦蹦井吧。”汉子肯定地说。

张成新欣喜若狂。这大概是东北庄打的第一口井——蹦蹦井。这是一件多么大的喜事啊。真是福



音，真叫人开心。

被人称队长的汉子高兴的在一旁擦着汗，无意间发现了站在坡下的张成新和南洋姐，这两个奇装异服的人。

“瞧，外乡人也为我们高兴呢。”

“外乡人？”张成新很不理解。“你说我是外乡人？伙计，咱可是地地道道的东北庄人。”

“你是咱东北庄的人？”

“我是张家的大儿子，张成新。”

“张成新？张成刚的哥哥？”井台上的社员和搭话的队长都露出不安的神色。只有孩子们在不停地嬉闹。

2

谁都可以不安，谁都可以害怕，谁都可以不管。队长段孝玲知道，他不能害怕，他不能不管，更不能装糊涂。现在这么多人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。只有先将张成新他们带回家再说。

“娘，来客人啦。”队长段孝玲一进院门就

喊道。

“谁呀？”一位 60 岁左右的妇人应声走出了屋门。

“婶婶，是你老啊，我是张家的大儿子成新。”

“成新？”

“我就是那年被鬼子抓走的成新。”

“孩子，真的是你？你是怎么跑回来的？”大婶一下子想起了当年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张成新跑上前去和大婶紧紧地抱在了一起。

“娘，他们刚到庄上，肯定饿了，快给弄点吃的吧。”

张成新看着这屋，太熟悉了。这么多年一直都没变。正屋一进门是一张八仙桌，两边各一口八印大锅，尤其是灶头风箱更令人怀旧。眼前的一切使张成新泪眼模糊，激动不已，不停地咳嗽起来。

南洋姐理解回归故里人的心情，她只是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，她想要是自己回到故乡，见到久别的亲人，肯定会激动得昏过去。

段孝玲将他俩安排进里屋上了炕，倒了两碗水。他知道娘已经开始忙着做饭了。

大锅，好大的一口锅，不管几口人都用这么大

的锅。先舀一瓢水，放好锅瓢，再盖上锅盖。其实锅盖就是用玉米秆子串并起来的盖垫。

南洋姐很懂礼貌，安抚好了张成新就从里屋出来，想帮大婶的忙，可一见这阵势，她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下手。

“闺女，你歇歇吧，大老远的回来，肯定累得不行了。”

“没事。大婶，我能帮你干点什么呢？”

“你什么都不用干，好好歇着就是了。”

“真的不累，我能干。”

“不用了，反正我每天都围着这锅台转，习惯了。”大婶一边说一边用右手往灶头里添草，还不时地用棒子将灶火向锅底的两边分，左手时不时地拉两下风箱。

南洋姐看着很是惊奇，又觉得很好玩，便蹲下身用手帮大婶准备起草来。大婶顺手扔过来一个蒲团说：“你坐下吧。”南洋姐因为没有坐过这么低的坐垫，不知两条腿该怎样摆放。看了一眼大婶，见大婶盘腿而坐，很是自如。心想这可是真功夫，不练恐怕是很难坐稳。南洋姐这么想着就试着往下坐，这一坐不要紧差点来一个后滚翻。大婶赶忙扶